

地下时光 Les heures souterraines



Delphine de Vigan [法]德尔菲娜·德·维冈 著 陈筱卿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地下时光 Les heures souterraines

Delphine de Vigan [法]德尔菲娜·德·维冈 著 陈筱卿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1-33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下时光/(法)维冈著;陈筱卿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.

2011

ISBN 978-7-02-008741-9

I. ①地… II. ①维…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2867 号

Les heures souterraines

Delphine de Vigan

© 2009 by Editions JC Lattès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地下时光

[法]德尔菲娜·德·维冈 著

陈筱卿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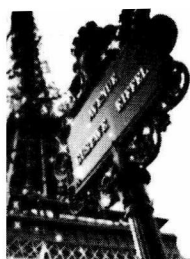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7.5

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741-9

定价:25.00 元

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

99网上书城有售 (www.99read.com)

法语文学 出版书目

J.M.G.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

《饥饿间奏曲》	余中先 译	19.00元
《飙车》	金龙格 译	20.00元
《乌拉尼亚》	紫嫣 译 许钧 校	21.00元
《流浪的星星》	袁筱一 译	29.00元
《看不见的大陆》	袁筱一 译	16.00元
《巨人》	赵英晖 译 许钧 校	29.00元
《燃烧的心》	许方 陈寒 译 许钧 校	16.00元
《沙漠》	许钧 钱林森 译	29.00元
《奥尼恰》	高方 译	20.00元
《非洲人》	袁筱一 译	(即将出版)

马塞尔·普鲁斯特作品系列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第一卷:《去斯万家那边》	周克希 译	49.00元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第二卷:《在少女花影下》	周克希 译	55.00元

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作品系列

《星期天》	黄荭 译	28.00元
《法兰西组曲》	袁筱一 译	30.00元
《契诃夫的一生》	陈 剑 译	17.00元
《秋之蝇:库里洛夫事件》	黄荭 张璐 译	19.00元
《大卫·格德尔:舞会》	袁筱一 译	20.00元

程抱一作品系列

此情可待	19.00元
天一言	28.00元
法国现代诗一百首	(即将出版)
美的五种沉思	(即将出版)

弗朗索瓦丝·萨冈作品系列

《你好,忧愁》	余中先 译	29.90元
《你喜欢勃拉姆斯吗》	李玉民 余中先 译	21.00元
《毒》	王加 译	24.00元

阿梅丽·诺冬作品系列

《冬之旅》	胡小跃 译	18.00元
《闻所未闻》	胡小跃 译	22.00元
《午后四点》	胡小跃 译	15.00元

纪尧姆·米索作品系列

《因为我爱你》	陈筱卿 译	25.00元
《后来》	陈筱卿 译	20.00元
《救救我》	郭昌京 译	23.00元
《你会在哪儿吗》	郭昌京 译	17.00元

出版人书系

《加斯东·伽利玛：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》	皮埃尔·阿苏里 著 胡小跃 译	42.00元
《阿尔班·米歇尔：一个出版人的传奇》	埃玛纽埃尔·艾曼 著 胡小跃 译	29.00元

其他法文作品

《还乡之谜》	达尼·拉费里埃 著 何家炜 译	28.00元
《对面的撒旦》	埃玛纽埃尔·卡雷尔 著 胡小跃 译	20.00元
《爸爸，我们去哪儿》	让·路易·傅尼叶 著 李欣 译	26.00元
《火的女儿》	奈瓦尔 著 余中先 译	28.00元
《吉吉》	科莱特 著 王文融 陈伟丰 译	20.00元
《奇迹年代》	安妮·罗尔·邦杜 著 马宁 译	20.00元
《妮娜·西蒙娜停止歌唱的那一天》	达里娜·阿勒让迪 著 赵爽爽 译	15.00元
《青春咖啡馆》	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金龙格 译	16.00元
《上学的烦恼》	达尼埃尔·佩纳克 著 李玉民 译	25.00元
《有我，你别怕》	卡特琳娜·谢纳 著 谈珩 译	14.00元
《男孩日记》	菲利普·格兰伯尔 著 林盛 译	16.00元
《秘密》	菲利普·格兰伯尔 著 谈珩 译	15.00元
《十月的孩子》	菲利普·贝松 著 余中先 译	12.00元

Les Heures Souterraines

献给阿尔菲娅·德拉诺

看见所有细小的东西闪着微光
那是穿着衬衣的人们
如同漫漫长夜里延续着这些世纪
在寂静和喧嚣之中

——热拉尔·芒塞《像一块积木》^①

^① 热拉尔·芒塞（Gérard Manset, 1945—）：法国作词作曲家和歌手，同时还是画家、摄影师和作家，《像一块积木》是热拉尔·芒塞于2008年创作的一首歌。

声音穿过睡眠，在表面飘逸着。那女人抚弄着桌子上的那些翻转过来的牌，用那坚信无疑的口吻重复了好多次：五月二十日，您的生活将会改变。

玛蒂尔德不知道自己还在睡梦中呢，还是在已经开始了的一天中，她朝收音机闹钟显示屏看了一眼，已是凌晨四点。

她做梦了。她梦见几个星期前她见到过的那个女人，没错儿，她是一个通灵者，既无披肩又无水晶球，但确确实实是个通灵者。她坐地铁穿过整个巴黎，她在十六区一幢大楼的一层厚窗帘后面坐了下来，她给了那个女人一百五十欧元，让她解说一番掌纹以及掌中的纹路数目。她去了那儿，因为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”，再者，她看不到光明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前途未卜。她去了那儿，因为她必须抓住点什么。

她拎起她的小包（那小包挎在她的手臂上，摆来摆去的），带着那个可笑的预言走了，仿佛这都写在了她的手掌上了，包括出生日期、名字的八个字母，仿佛这是一看就能看出来似的：五月二十日，一个男人。那是她生命转折点上的一个男人，他将拯救她。因此，她就像是拥有了一张经济计量学和实用统计学的高等专业文凭，而且可以去征询通灵者了。几天之后，她感到自己是

把那一百五十欧元给从窗户扔出去了似的，就此作罢，并在自己的记账簿上用红笔画了一道，便对那个五月二十日以及其他的一些日子嗤之以鼻，不予理会了。

五月二十日宛如一个茫然的许诺，悬于虚空之上。

到今天了。

今天，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。会发生点重要的事的。是一件大事，它将打乱她的生活，那将是一个分离点，是一种顿挫，这在几个星期前便在她的记事本上用黑墨水笔记录在案了。那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，它被期待着，如同在海上遇难时的一种救援。

今天，五月二十日，因为她已经穷途末路，已经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已经到了她作为人来说所能承受的极限了。这是命定的事情。这是写在晴朗的天空，写在行星相接处，写在变动的数字系列中的事情。那上面写着，今天，她很可能到了那一步了，到了回不了头之点，到了没有任何正常的东西可以改变时间进程之点，到了任何事情都会突然而至威胁整体、扰乱一切之点。除非发生点什么事，发生点什么特别的情况，让这件事戛然而止。

在这几个星期里，她想象过所有一切。想象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。想象过最好的和最差的。想象过自己成为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：在地铁和轻轨转乘通道里，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突然爆炸，摧毁了一切，把她炸飞，身体四分五裂，抛向清晨人流密集的车站的各个角落，稍后，有人发现了她的绣花裙的碎片和她的地铁卡。或者，她摔坏了脚；或者她傻乎乎地走在本该绕开走的油腻的地方，或走在光滑的大石板地上，摔了一大跤；或者没及时踏

上滚动楼梯，摔倒在地，腿给卡住，让消防员来救，被打上夹板，钉上钢钉，在医院里躺好几个月；或者大白天被一伙不认识的人给错误地绑架了。要么是她在车厢里或车站咖啡馆里遇上一个人，对她说道，“女士，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，把手伸给我，挽住我的胳膊，往回走，把您的包放下，别站在那儿，在这张桌子前坐下来，结束了，您不会再走了，您不可能再走了，您将要抗争，我们将要抗争，我将站在您一边。”她反正将会遇上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女人，这无关紧要。总之，是个什么人，这个人将会明白她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每度过一天，她都在损害她的身体，损害她的精神。这个人将抚摸她的面颊，抚弄她的头发，他会像是在自言自语似的问道，“您怎么做到坚持这么久的，您是用多大的勇气、多大的力量坚持至今的？”这个人将反对她这么做。他将一个劲儿阐释解说。他将对她担负起责任来。这个人将迫使她在前一站下车，或者将同她面对面地坐在一家酒吧的角落里。他将看着挂钟上转动着的指针。中午时分，他或她将冲她莞尔一笑：“喏，结束了。”

这个夜里，她不由自主地等待着的那一天到来之前的这个夜里，时间是凌晨四点。玛蒂尔德知道自己将无法再睡了，她对情况烂熟于心：她将采取的一个又一个态度，她将试图压住的急促的呼吸，她将垫在脖颈下面的那个枕头。然后，她将把灯打开，拿起一本她不会感兴趣的书籍，她将看着墙上挂着的孩子们画的画，不想思考问题，不想提前度过这一天，

不想看到自己走下地铁，

不想看到自己心里想吼叫却要向别人问好，
不想看到自己上了电梯，
不想看到自己轻手轻脚地在灰色机织地毯上往前走，
不想看到自己在办公桌前坐着。

她慢慢地伸伸胳膊伸伸腿，她感到很热，梦境仍萦绕在脑海之中，那个女人抓住她的手，手心朝向天空，最后又重复了一句：五月二十日。

玛蒂尔德早就开始失眠了。几乎每天夜里，在同一时刻，她都被焦虑给折腾醒，她知道她将按什么顺序控制住各种形象、疑惑、问题等，她熟知失眠的种种情况，她知道自己将从头开始思索所有一切，知道这是如何开始的，是如何变得严重的，知道自己是如何发展到这种程度的，知道倒回去是毫无可能的。她的心跳已经在加速，“机器”已经在运转，那“机器”将碾碎一切，而一切也都将从中经过：她将要去购买的物品，她将要赴的约会，她将要打电话去的那些朋友，她将不能忘掉的发票，她要去找寻的消夏的房子等等，以前都不算是一回事的这一切，今天全部变成了她的沉重负担，压在她的心头。

她躺在微湿的被单里，总会得出同样的结论：她做不到。

凌晨四点，他待在旅馆的一间浴室里，坐在便池盖上，但他毕竟不会愚蠢地哭泣。

他套上丽拉出浴时穿过的那件还有点湿的浴衣，在闻它，在寻找他极其喜欢的那种香水的气味。他对着镜子照了照，脸色竟然几乎像洗脸池一样惨白。他的两只光脚在瓷砖地上摸索着寻找柔软的地毯。丽拉双臂交叉，在房间里睡着。她一做完爱，便立刻睡着了，开始轻轻地打起呼噜来，她只要喝了酒，就总要打呼噜的。

在昏昏欲睡时，她喃喃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这让他难以承受。这让他心里像挨了一刀似的。她竟然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她凡事都要说声“谢谢”。去餐馆吃饭要“谢谢”，去睡觉要“谢谢”，去度周末要“谢谢”，做爱时要“谢谢”，当他给她打电话时，她也要“谢谢”，当他担心她，问她身体怎么样时，她还是要“谢谢”。

她奉献自己的身体，奉献自己的一部分时间，奉献自己隔得有点远的存在，她知道他在付出，而她什么都不放弃，什么重要的都不放弃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起身，免得将她吵醒；他摸着黑走向浴室。一

进去便伸手去摸开关，打开电灯，然后将浴室门关上。

刚才，当他们吃完晚饭回来，她在脱衣服时问他：

“你需要什么？”

你需要什么？你缺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你梦想什么？她或许是一时茫然或许就是如此盲目地经常这么问他。问他这一类问题，带着她二十八岁的单纯。这天晚上，他差点要回答她：

“我待在阳台栏杆前，扯着嗓门喊叫，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？”

但是，他忍住没说。

他们在翁弗勒尔过的周末。他们在海滩上漫步，在城里蹒跚，他给她买了一条连衣裙和一双凉鞋，他们喝了几杯酒，在餐馆用了晚餐，他们拉上窗帘，在混杂着香水与性爱味儿的气息中躺着。他们明天一大早就将返回，他将开车把她送到她家门口，他将打电话给急救总站，直接去干活，不回家了。萝丝将告诉他第一位病人的地址。他将开着他的“克利奥”雷诺车，前去医治第一位病人，然后是第二位病人。他将像每天每日那样，深陷在病症与孤独之中，深陷在灰蒙蒙、黏乎乎的城市之中。

像这样的周末，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。

她跟他说的一些离谱的话，什么远离巴黎呀，远离一切呀，等等，现在越来越少说了。

他俩并肩走着，既不触也不碰；他俩在餐馆或是任何一家露